朱子語類

卷四之七　易

繫辭至雜卦

日仁13
775
20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四

易十

上繫上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十五國風次序相似

問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

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個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淵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上句是說天地造化實體以明下句是說易中之事天尊地卑故易中之事得深了易中固有尊卑伸往來之乾坤定矣楊氏說乾坤之卦在易則有乾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 楠

天尊地卑章上一句皆說天地下一句皆說易如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 謨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只是上句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 閎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於是乎此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鵬 人傑錄云方猶事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楊氏之說為方字所拘此只是物有
本末事有終始之意隨其善惡而類聚羣分善者吉惡
者凶而吉凶亦由是而生耳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事
物各有類分攷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凿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
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
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
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憲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
之變化蓋變化是易中陰陽三爻之變化故曰變化者
進退之象也變化只進退便是如自坤而乾則為進自
乾而坤則為退進退在已變未定之間若已定則便是

剛柔也 節

問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衮同說
李錄云問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為將曰莫分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曰不必如此分
不得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
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
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
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
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
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
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
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文蔚

問變化是分在天地上說否曰難為分說變是自陰而陽自靜而動化是自陽而陰自動而靜漸漸化將去不見其迹又曰橫渠云變是倏忽之變化是逐旋不覺化將去恐易之意不如此說既而曰適間說類聚群分也未見說到物處易只是說一箇陰陽變化陰陽變化便自有吉凶下篇說得變化極分曉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剛柔便是箇骨子只管恁地變化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蓋盪則是圍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圍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氣是圍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窃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曰摩如上面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負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銖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在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如牡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雖陰陽剛柔不得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知太始太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 謨

或問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知曰此知字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太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旨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間 蓋卿

乾知太始知主之意也如知縣知州乾為其物為其首宰

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節節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是從上面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處說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其義如何曰此如說樂著太始太始就當體而言言乾當此太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那成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釐之間因論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

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陰下面一截便是陰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文蔚問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之

此一段通天人而言祖道

乾以易知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無疑滯要做便做更無等待非健不能也 僩

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欄截障蔽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乾以易知只是說他恁地做時不費力 㮚

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無勞攘他只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他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陰只是一箇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 淵

易簡一章是易兩畫是簡

問乾坤易簡曰易簡只看健順可見又曰且以人論之如

健底人則遇事時便做得去自然覺易易只是不難又如人宗得性順底人及其作事便自然是簡簡只是不繁然乾之易只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故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只觀隤然確然亦可見得易簡之理備

伯豐問簡易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者自節節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隤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恒易以知險坤恒簡以知阻因一卦而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為難一人傑

伯謨問乾坤簡易曰易只是要做便做簡是都不入自家

思惟意思惟順他乾道做將去又問乾健德行常易以知險坤順德行常簡以知阻曰自上臨下為險自下升上之義坤無自上降下之理（賀孫錄本云逐日被他健）

問乾坤易簡曰簡字易曉易字難曉他是健了自然恁地不勞氣力了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謂因行不妨掉臂是這樣說話繫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子細看便見又問健不是他要恁地是實理自然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自容易不須安排曰順理自是簡底事所謂易便只是健健自是易（學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真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

太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流施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別無作為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無艱阻而自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 銖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太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之則易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餘

天行健故易地承乎天柔順故簡簡易故無艱難 敬仲

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指乾坤為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為二卦在天地與卦中皆是此理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 謨 僩同 夫

問知何是易知曰且從上一箇易字看看得易字分曉自然易知久之又曰簡則有箇睹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都無

睹當無如何若何只是容易行將去如口之欲語如足之欲行更無囘依口雖是說語足雖是行履如虎嘯風洌龍興致雲自然如此此更無所等待非至健何以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健所以易雖天下之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所以爲至健坤則行到前面遇問易則易知先作樂易看今又作容易如何曰未到樂易處礦曰容易如何便易知曰不須得理會易知且理會得易字了下面自然如破竹又曰這處便無言可解說只是易又曰只怕不健若健則自易易則是易知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相似又曰這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初不費氣力又曰簡便如順道理而行知有簡量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惟易則人自親之簡則人自從之蓋艱阻則自是人不親繁碎則自是人不從人既親附則自然可以久長人既順從則所爲之事自然廣大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繁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昇頭項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無人從之偕只爲易知易從故可親可久如人不可測度者自是難親亦豈能久煩碎者自是難從何緣得有功也謨

易繫解易知易從云知則同心從則協力於內故可久兼於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則人皆可以同心既易從則人皆可以叶力於內者謂可久是賢人之德德

則得於己者兼於外者謂可大是賢人之業事業則見於外者故爾 謨

蕭兄問德業曰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箇孝則爲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了不然汎汎做只是俗事更無可守 蓋卿

德業是事之有頭緒次第者方子

黃子功問何以不言聖人之德業而言賢人之德業曰未消理會這箇得若使聖人之德業亦只是理會得一段文字良久乃曰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強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懦順之理如此仁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文蔚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此一句說得亦好先生點頭曰古人自是說得好了後人說出來又好徐子融曰上蔡嘗云一部論語只如此看今聽先生所論一部周易亦只消如此看先生默然文蔚

可大則賢人之業楊氏可而已之說亦善又問不言聖人是未及聖人事否曰成位乎其中便是說抵著聖人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

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程子之說不可曉（按楊氏曰其至也故爲賢人之德業本義謂法乾坤之事賢於人之賢○僩）

易簡理得只是淨潔潔無許多勞攘委曲（端蒙）

伯豐問成位乎其中程子張子二說孰是曰此只是說聖人程子說不可曉（僩）

右第十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

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自人事變化剛柔而爲變化又自變化而爲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淵）

剛柔相推是說陰陽二氣相推八卦相盪是說奇耦雜而爲八卦在天則剛柔相推在易則八卦相盪然皆自易言一說則剛柔相推而成八卦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僩）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四句皆互換往來作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柔而趨乎剛退自剛而趨乎柔（謨）

繫辭一字不胡亂下（僩）

四句中間兩句悔吝是自凶而向乎吉吝是自吉而趨乎凶進是自柔而向乎剛退是自剛而趨乎柔又如乾知

險坤知阻何故乾言險坤言阻舊因登山曉得自下而下來方見險處故以乾言自下而上去方見阻處故以坤言淳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一個

問本義說悔吝者憂虞之象以爲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竊意人心本善物各有理若心之所發都吝而不知悔這便是自吉而向凶曰不然吉凶悔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極便剛這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悔便是春吉便是夏吝便是秋又是冬去又問此以配陰陽則其屬當如此於人事上說則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若這吉處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畢竟是向那凶路上去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嘗不生於極治學蒙

吉凶悔吝之象吉凶是兩頭悔吝在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僎孫

悔吝悔是做得過便有悔吝是做得這事軟了下稍無收殺不及故有吝端蒙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節

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節

過便悔不及便吝節

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剛柔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趨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陽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銖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則當以

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系辭多言剛柔不言陰陽不知是否曰是銖

問變化者進退之象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曰這變化字又相對說那化而裁之存乎變底變字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又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問消長皆是化否曰然也都是變更問此兩句疑當言則皆是變體言則皆是化但變化之間處便是變者相對言則變屬長化屬消化則漸漸化盡以至於無變則驟然而長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問須見先生說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亦此意否曰然只觀出入息便見又問氣之發散者為陽收斂者為陰否曰也是如此如鼻氣之出入者為陽收而者為陰入息如

螺螄出殼了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出去不收便死矣問出入息畢竟出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個

或問變化二字曰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而之陰是漸漸消磨將去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是秋為變到那全然天涼沒一些熱時是化否曰然又問這箇變化字却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不同如何曰這又別有此意思是言剛化為柔柔變為剛蓋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也 燾

問本義解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下云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矣剛柔流行乎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因其所值以為吉凶之決切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無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生在卦爻之中九六變若都變了只一爻不變則反以不變者為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者又反是變也 學蒙

繫辭中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解得自有功夫心聖人本意未必不如此但聖人以此洗心一段亦恐非先儒所及曰也且得如此說不知畢竟是如何 黃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曰然

問新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及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樂矣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得却如何占得必是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當

石第二章

悔吝二義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而未至於凶又問所謂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嗚呼說不出心下不足沒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當

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吝者存乎介又是幾微之間慮悔吝之來當察於幾微之際无咎者善補過也

齊小大者存乎卦齊猶分辨之意一云猶斷也小謂否泰之類大謂泰謙之辭便平易睽困之辭便艱險故曰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說與本義大傑貫之○入傑

辨吉凶者存乎辭辨字是分辨字泰爲大否爲小辭有險易直是吉卦易凶卦險泰謙之類說得平易睽蹇之類說得艱險當

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物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然

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吝者固是吉凶之小者介又是幾微之間當察於幾微之際无

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為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悔吝在吉凶之間悔是自凶而趨吉吝是自吉而入凶悔吝小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也 謨

問卦有小大舊說謂大畜小過如此則只說得四卦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小不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如復姤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底盡不好底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學 揚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為大陰卦為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見得他底爻只得隨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其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 學蒙

右第二十章 分章今依本義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易道本與天地準所以能彌綸之凡天地間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彌縫之彌糊合便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疎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學蒙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所以與天地齊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字若今所謂封彌詔卷之彌文若彌縫之彌是徧地都無縫底意思解作徧滿也不甚的又曰天地有不可處易却彌縫得他學者

彌綸天地之道彌字始封彌之義惟其封彌得無縫罅所以能徧滿也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不知如何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此天文幽明之所以然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之南北高深可見此地理幽明之所以然又云始終死生是以循環

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是陽地理是陰然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以此易書之理仰觀俯察否曰所以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幽明便是陰陽剛柔凡許多說話只是說一箇陰陽南便是明此便是幽日出地上便是明日入地下便是幽仰觀俯察便皆知其故

觀文察變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言窮理之事直是要知得許多然後謂之窮理

正卿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

問反字如何曰推原其始而反其終謂如方推原其始初却摺轉一摺來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僩）

（錄云却回頭轉來看其終）

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魂也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雖獨說遊魂而不言魄之意自可見矣

（蒙）

林安卿問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曰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爲變精氣爲物精陰也氣陽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陽也智陰也（人傑）（義剛同）

問尹子解遊魂一句爲鬼神如何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爲物者神也散而爲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然精屬陰氣屬陽然又自有錯綜底道理看生一人之身將來橫看生便帶着箇死底道理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及其死而屬陰又却是此氣便亦屬陽蓋死則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古人說但落二字極有義理便是謂魂但者魂升于天落者魄降于地只就人身便亦是鬼神如祭祀求諸陰便是求其魄祭義中宰我問鬼神一段說得好注解得亦好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曰上面是說與天地準這處是說聖人與天地相似方且無外凡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也不走作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相似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準也惟其人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易與天地準之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普行而不流於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着一事有一箇範圍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晝夜皆知也 僩

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汎說知周乎萬物至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天下一是細密底工夫知得便直要周乎萬物無一物之遺

道直要濟天下之當

知周乎萬物便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

問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說知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智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旁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應無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其本則流而入於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一句專說仁也 李儒淵

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用乃推行處樂天知命是自處三節各說一理通貫上下言之又曰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旁行而不流曰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却有故字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自時有恁地處頗難曉

問樂天知命云通上下言之此某竊謂樂天知命便是說聖人曰此一段亦未安樂天知命便是聖人異者謂與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自別可李

安上敦乎仁對樂天知命言之所謂而安篤厚於仁更無夾雜純是天理自易與天地準而下皆發明陰陽之理人傑

問安上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居而安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去盡已私全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 僩

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去僞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恁地說不似江西人說知覺相似此句說仁最密 淵

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囲如天地之化都沒箇遶攔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一如用範來範成箇物

包裹了試舉一端如在天便做成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類以此做箇全轍更無過差此特其小者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爲之鑄鎔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孝履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爲之欽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爲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

亦其一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無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之類皆範圍也能範圍之不過曲成之不遺方始見得這神無方易無體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 學蒙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大抵一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只是言箇陰陽一陰一陽之謂之道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知亦屬陽仁亦屬

陰此就入氣質有偏處一分陰陽如繼之者善戊之者性便於造化流行處一分陰陽因問尹子鬼神情狀只是解遊魂爲變一句即是將神字亦作鬼字看了程張說得甚明白尹子親見伊川何以不知此義曰尹子見伊川晚又性質朴鈍想伊川亦不肯與他說

神無方而易無體神便是忽然在陰又忽然在陽底易便是或爲陰或爲陽如春又爲夏爲秋又爲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學履

神無方易無體神自是無方易自是無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無方易無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無確定底故云無體自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是說一箇道理若恁地滾將來說少間都說不去他那箇是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這只是說箇陰陽動靜闔闢剛柔消長不着這十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一字便了易是變易陰陽無一日不變無一時不變莊子分明說易以道陰陽要看易須當恁地看事物都是那陰陽做出來淵

易無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日異而時時不同淵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曰常離合看可學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亦然驤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一闔一闢謂之變相似陰陽

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只說一陰一陽便見得陰陽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又問若爾則屈伸往來非道也所以屈伸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先生頷之錄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橫渠言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意亦以虛為理然虛却不可謂之理理則虛爾亦猶敬則虛靜不可把虛靜與作敬端蒙

問本義云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竊意道之大體云云是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要之造化之初必始於靜曰既曰無端無始如何又始於靜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則為陽靜則為陰云云今之所謂動者便是前而靜底未梢其實靜前又動動前又靜只管推上去更無了期所以只得從這處說起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悠悠地滾將去只是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成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之者性此則屬陰學蒙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饒○去偽同)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可見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僩)

一陰一陽之謂道就人身言之道是吾心纔之者善是吾心發見惻隱羞惡之類成之者性是吾心之理所以爲仁義禮智是也(僩)

問孟子只言性善易繫雖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事成之者性是氣化已後事(去偽)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猷)

造化發育萬物者爲繼之者各正其性命者爲成之者性(幹)

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是下一截事(節)

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爲人爲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質則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做人物之性得(端蒙)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便是善歟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 楮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

僴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銖

或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性是理本無是物若譬之寶珠則却有是物曰譬喻無十分親切底意 卿

問仁者見之至鮮矣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真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君子之道鮮矣而不察所以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不可見底便是成之者性也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正如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張文定公說事未判屬陽已判屬陰亦是此意顯諸仁藏諸用亦如元亨利貞貞下生元元亨利貞便是流行底骨子又曰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本只是一事藏諸用便在那顯諸仁

裏面正如昨夜說一般故神兩故化相似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顯諸仁是流行發用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是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藏諸仁底骨子譬如一樹花皆是顯諸仁及至此花結實則一花自成一實方發花開時共此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性命如子在魚腹中時與母共是一箇性命及子既成則一子自成一性命顯諸仁千變萬化藏諸用則只是一箇物事一定而不可易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這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皆未定及已判了更不可易顯諸仁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便是成之者性也天下之事其燦然發見處

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是一物如元亨利貞元亨是發用流行處貞便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甚麼只是流行那貞而已或曰正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否曰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似忠顯諸仁似貫藏諸用似一如水流而為川止而為淵激而為波浪雖所居不同然皆是水也水便是骨子其流處激處皆顯者也顯諸仁如惻隱之心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見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盛德便是顯諸仁處顯諸仁者德

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仁藏用成就處也又曰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口之能言手之能執足之能履皆是發處也畫卦爻辭是發用釋氏便將這些子來瞞人秀才不識便被他瞞又云一株結成許多苗葉花實其成一箇性命及至收成結實則一粒各成一箇性命只管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道家修養有納甲之法皆只用乾坤艮巽震兌六卦流行運用而不用坎離便是那六卦流行底骨子所以流行運用者只流行此坎離而已便是顯諸仁藏諸用

之說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正如以穀喻仁是藏諸用也及發爲親親仁民愛物一事又各自成一仁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底心問本義云顯者陽之仁也德之發也藏者陰之知也業之成也按此一段未定本竊意以爲天地之理動而陽則萬物之發生者皆其仁之顯著靜而陰則其用藏而不可見其藏諸仁則是德之發見其藏諸用則萬物各得以爲性是業之成也曰不如此這處極難說又曰顯諸仁藏諸用極難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發生彰著可見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裏又曰元

亨利貞也可作表裏說所謂流行者別無物事只是流行這箇又曰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是藏惻隱之心便是藏諸用又曰仁便是那骨子到得成就得數件事上一件事上自是一箇仁便是那業處又曰流行時便是公共一箇到得成就處便是各具一箇又曰惻隱之心方是流行處到得親親仁民愛物方是成就處但盛德便屬之顯諸仁大業便屬之藏諸用又曰如此一穗禾其始只用一箇母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又曰須是去靜坐體認方可見得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行又無形影若道無箇物又怎生會恁地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造化之理如聖人則只是人安得而無憂謨

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淵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曰明道兩句最好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無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夫為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諸仁藏諸用淵

盛德大業以下都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僩

盛德大業一章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生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畧成一箇形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都細了

萬法一齊出見效字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學蒙

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用

問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乃得之明道提此三句說意是如何曰此三句也是須是看得本文方得問德是得於己底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只是裏面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蘊易是一塊乾坤是在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變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以法言之則大段詳密矣效字雖者如效力效誠之效有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無心自人而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無相待且如四時亦只是自然迭運春夏生物初不道要秋冬成之秋冬成物又不道成就春夏之所安皆是理之所必然者爾謨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底便是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便屬陰成象謂如日月星辰在天亦無箇實形只是箇懸象如此乾便略坤便詳效如陳效之效若今人言效力之類法是有一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

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仔細詳審了一箇是一箇模樣效猶呈一一似說效大效羊效牛效馬言呈出許多物太槩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

效呈也如曲礼效大者左牽之效猶言效順效忠效力也蓋乾只是成得箇大象坤便呈出那法來

成象之謂乾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者效力之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 僩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止靜而正是無大無小無物不包然當体便各具此道理靜而正須着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便是無大無小無物不包然當体以下箇正字當

以一日乎週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細處皆見有此隨處皆見足無所欠闕只觀之

一人身便見見有見尺之見賢遍反○個

其動也闢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闢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論天道包着地

在然天之氣却實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有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是容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看

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地到冬間氣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下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陰陽與天地自是兩件物事陰陽是二氣天地是兩箇有形質底物事如何做一物說得不成說動為天而靜為地無此理正如鬼神之說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勢髣似恁地淵

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直卿端蒙

天體大是以大生焉地體虛是以廣生焉廣有虛之義文

河廣漢廣之廣敬仲

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高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

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一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來往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毫刻不差又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為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

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氣上騰此又似天地各有氣相交合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天氣下降或曰據此則却是陰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見不得天氣下降曰也須是天運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月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着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箇大底物事以偏滯求他不得

問陰耦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中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迸上來

天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闢則開此奇耦之形也又曰陰偏只是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學履）

易不是象乾坤乾坤乃是易之子自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他那廣乾所以說大時塞了他中心所以大坤所以說廣時中間虛容得物所以廣又是說他廣闊着得物常說道地對天不得天便包得地在中心然而地都是中虛容得氣過容得物便是他廣天是一直大底物事地是廣闊底物有刼處有閙處所以說廣這箇只是說

然也是說書有這理便有這書又是載那道理底若不分不得大槩上面幾句是虛說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處（淵）

陰陽雖便是天地然畢竟天地自是天地廣大配天地時這箇理與他一般廣大（淵）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人傑）

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此是以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謂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春人之至德問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這配字是配合底意思否曰

只是相似之意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也是易上有這道理如入心之至德也
林安卿問廣大配天地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似且如下句云變通配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易簡是常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苟又問伊川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知微則知彰知柔則知剛如何曰只作四截看較闊言君子無所不知良久笑云向時有箇人出此語令楊大年對楊應聲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無如此恰好義剛

問廣大變通是易上自有底道理是易上所說造化與聖人底曰都是他易上說底又曰配是分配之義是分這

一半在那上面問曰如此便全無配之底意曰也有子分此以合彼意思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知其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其簡易則觀於聖人之至德可見

右第六章

崇德廣業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踐履事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高則狹了人若只揀高底做便狹兩腳踏地做方得若是着作物事填教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大世上更無卑似地底又曰地卑是從頭底謹細處做將去所以能廣潤

知崇禮卑一段云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并百六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似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是要極卑故無物事無箇禮至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曲禮曰毋不敬自上東階先左足上西階先右足蓋之有棄者用挾無棄者不用挾無所不致其謹這便都是卑處又曰似這處不是他特地要恁地是他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日高這事也合理那事也合理積累得多崇便廣學蒙○戊午錄詳見下

禮極是卑底物事如地相似無有出其下者看甚麼物事他盡載了縱穿地數十丈深亦只在地之上無緣更有卑於地者也知却要極其高明而禮則要極於卑順如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無非至卑之事如奠之有棄者用挾其無棄者不用挾主人升東階客上西階皆不可亂然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之自然如上東階則先左足上西階則先右足蓋上東階而先右足則皆却客自是理合如此又却主人上西階而先左足則皆却客自是理合如此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繞有些不到處這便有所欠闕業便不廣矣惟是極卑無所欠闕所以廣

知崇禮卑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學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着實知既高明須放低着實做去

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

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賀孫）

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是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言夫倫

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夢蒙）

成性只是本來性節

成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洙）

成性如名明德如表德相似天命都一般（洙）

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曰衆人多是說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卓）

成性與成之者性也止爭此子不同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成這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說之成然亦只爭此子也如正心誠意誠相似（賀孫）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只是此性萬善完具無有欠闕故曰

成性成對斷而言成之者性則是成說處無非性猶曰誠斯立焉橫渠伊川說成性似都就人爲處說恐不如此橫渠有書以成性底意思伊川則言成其性存其所存端蒙

橫渠謂成其性存其存伊川易傳中亦是存其存却是遺書中說作生生之謂易意思好必大錄云成性如言成就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時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性存存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及它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見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別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之也到得它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行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境隆

橫渠言成性與古人不同他所說性雖是那箇性然曰成性則猶言踐形也又曰他是說去氣稟物欲之私以成其性道夫

知崇禮卑則性自行橫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當豐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爲存又曰橫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成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耶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潤

橫渠知崇天也一段言知識高明如天形而上指此理通乎晝夜而知通猶兼也兼晻陽晝夜之道而不過夜知夜不知晝則知皆未盡也合知禮而成性則道義出矣知禮行處也端蒙

問橫渠知禮成性之說曰橫渠說成性謂是渾成底性知禮成性如習與性成之意同又問不以禮性之曰如走失性之相似但它言語艱意是如此 璩孫

右第七章

易十一

上繫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嘖字今從頤亦是口之義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天下向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相對賾

天下之至賾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箇從口這箇從底是箇口東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淳錄云本從口是嘖問意從底亦然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有一箇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各一樣學蒙

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學蒙

問擬諸其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當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學蒙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爻言乎變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順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順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順顧此之謂觀會通一個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是說文王周公否曰不知伏羲畫卦之初與連山歸藏有繫辭否為復一卦只是六畫

學蒙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將去否曰此是兩件會是觀衆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都無窒礙典禮猶言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升降揖遜是也但這箇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學蒙

一卦之中自有會通亦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似草窠地而未甲亦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阻亦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底便是他通處也學蒙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

疑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謂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卻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刀若新致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通貫得所以可行其典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當

問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會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

學蒙

之至動而不一而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學蒙

先生命二三子說書畢召蔡仲默及義剛語小子侍立先生顧義剛曰勞公教之不廢公讀書否曰不廢因借先生所點六經先生曰彼人將去翻熟本子看公於句讀音訓也大段子細那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是音作去聲字是公以意讀作去聲曰只據東萊音訓讀此字有三音或音作入聲池錄云或音西或如字或烏路反先生笑曰便是他門好恁地強說仲默曰作去聲也似是先生曰據某看只作入聲亦是池錄云烏路切於義為近說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以為惡池錄云不可厭惡而今音訓有全不可曉底若有兩三音底便着去裏面揀一箇較近底來

池錄云畧而異

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借這般字來說觀他會通處即求箇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動便是法象這箇故曰又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便是動淵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於易而擬議之否曰然嘗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言擬議未善則為凶矣 謨

問擬議以成其變化曰這變化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
七支皆變化也學蓋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本是說誠
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
於言行上文言天下之動而不敢慢也先儒多以賾字為至妙之意若如此說則何以謂不敢惡賾只是一箇雜亂冗閙底意思言之而不盡也賾字與賾字相似此有互體之意此間連說鶴鳴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諸文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自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如見爻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說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

說便多牽強如十三卦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
備之意却須待用互體推良為門闢雷震乎外之意剡
木為矢弦木為弧只為睽車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
穿鑿附會就卦中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
理而已故孔子各以盂取諸某卦言之亦只意云
爾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 讀

問言行君子之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
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著
我有好爵二句學蒙
其利斷金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
却恁地解學蒙

右第八章

卦錐八而數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午學履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箇意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是奇耦以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天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學履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先生舉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

問蓍

大衍之數五十蓍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此大衍之數則直謂之數耳淵

大衍之數五十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此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其自謂此說却分曉三天兩地則是已虛了天一之數便只用天三對地二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此一說也此又是一說蓍

繫辭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

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讀蓍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策後失其傳所存者只有這幾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已是添入許多字說他又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質孫

揲蓍決不得見古人全文如今底一半是解一半是說如分而為二是說以象兩便是解想得古人無這許多解須別有箇全文說淵

掛一歲右揲二歲扐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扐五歲再閏也人傑

揲蓍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太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為奇扐者歸其餘扐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為奇而以揲之餘為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為策數以為聖

人從来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爲卦又曰龜爲卜筮爲筮筮是餘數礪錄云筮謂之策他只胡亂說策字礪錄云只是條數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扐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扐爲扐第二第三揲不掛爲扐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礪錄云則是如某已前排真箇是五年再閏也如賀孫○砥錄小異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僩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揲策於君前有誅龜策龜則理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爲策數也僩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易字下得字亦未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是也學履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軽微妙無形影因卦詞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爲這不可爲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做地做都是神之所爲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學蒙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爲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上添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之功

也學履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此是說蓍卦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由取決於蓍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便是易來佑助神也當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他裏面各有這箇淵

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半不相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學履

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見而言否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

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得他曾中底蘊

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學履

用之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蓋字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如取諸離取諸益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禹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孫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此學履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響則易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去偽

問焉而以言曰君以上十卦文推之以言却是命筮之詞古人亦大段重這命筮之詞而以言言字義若揚若作以易言之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不占只是以其言之義又於上十卦文不順學蒙○謨錄云言是命龜受命龜受命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伍謂五數之揲蓍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言爻五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相為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謨

參伍是相參連之意如參要做五須用添二五要做六須着添一做三須着減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從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做陽上去做陰下來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為詳漢書所謂欲問焉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下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只以經綸天下之事也人傑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譬之三十一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相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是如此又問不獨是以一

數箇大槩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也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湊參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如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又少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又多兩箇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學履

參伍以變參字音曹參猶言參互底意思譬猶幾箇物事在這邊逐三箇數看是幾箇又逐五箇數看是幾箇六箇便多了一箇三箇三是九箇又少一箇三箇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三箇五方是十五箇大畧如此更須仔細去看學蒙

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莫是揲蓍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如此乾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挈之莫是合掛扐之數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他不得便當換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換上便是一低一昂學蒙

六　七　八　九

手指畫

六　五指

七　四指

八　三指

九　二指

或問經綸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

織机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他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一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是倫理底義統字是上一面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着便謂之統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元本云七下生八為陰八上生九為陽便是上下為綜又曰古人做易其巧不可言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亦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二除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三除了本身便是八箇少陽居三四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身便是六箇這處古来都不曾有人見得義剛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若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来就人上說亦通閎祖

感而遂通感着他卦卦便應他如人来問底善便與說善来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寂靜精微這般句說得有此意思淵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某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可學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這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所以閉塞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淵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有件事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閉塞其下對成務淵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淵

問惟深也惟幾惟神也此是說聖人如此否曰是說聖人

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能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恁黑窣窣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箇端緒可尋又曰有路脉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學蒙

問繫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言以通天下之志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此小道理更無窮問極深研幾深幾二字如何曰研幾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開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

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研幾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幹

右第十一章

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否曰然學蒙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二一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二一見得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因卜筮以設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為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

為亦須是畫著方能無過所以有元亨利貞吉凶悔吝之戒繫辭自天一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不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嫌相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泛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乎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羅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故乾卦繫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乾陽在下為良所以三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止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特良馬

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之意則於己為有益不然亦空言爾謨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蓍龜若不是蓍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到蓍之德圓而神以卦卦是從源頭說而未是說卜筮盖聖人之心具此易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勞作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無可捉摸他處便是寂然不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具此道理但未用之蓍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言只是譬喻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蓍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復就蓍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下篇齋戒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耳

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蓍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只是具這道理在此而已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蓍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

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六爻之義易以貢今解貢字只得以告人說但神知字重貢字輕却曉不得學蒙

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聖人

易来洗濯自家心了更没此私意小智在裏許聖人便似那易了不假蓍龜而知卜筮所以說神武而不殺這是他有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又說箇齋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淵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著卦卜筮處後面方說卜筮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剩物一似洗得来淨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說他理未到那用處到下面是以明於天之道方是說卜筮淵

以此洗心都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衆理潔靜精微只是不犯手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甚人来自然撞着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箇蓍之德卦之德神明其德淵

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果如此何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言只作自己作文章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却止云洗心於心安乎

人傑

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卦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来恁地應渕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靜萬化森然者方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載聖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見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理以攜未来之事便是知来

聖人胷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湛然純一都無一毫之累更無此跡所謂退藏於密也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却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是誰人會恁地非古人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知此神武不殺者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攖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又曰他都不犯手這便是神武不殺又曰神以知来如明鏡然物事来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有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又曰如揲蓍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揲下来底是陰是陽是老是少便是知来底意思及其成卦了則事都綷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下文所以云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為卜筮以為民之卿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以卜筮而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通道神德行之神字便似這神字猶言吉凶陰若

有神明之相似相似這都不是自家做得却若神之所為
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聖人於卜筮其齋戒之
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只退聽於鬼神學蒙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譬喻說相似人傑
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蓍龜
聖人見得天道人事都是這道理蓍龜之靈都包得盡
於是作為卜筮使人因卜筮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
論得到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一方看
得問鬼神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
如陰陽變化看何為而暑何為而寒冬
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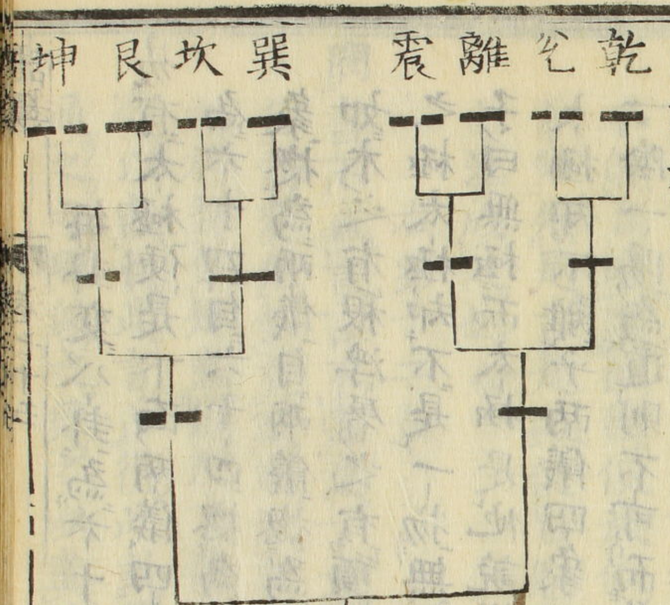
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
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
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幹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
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始神明
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民德聖人用
之則自神明其德蓍之德以卜三句是未涉於用聖人
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
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恐是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

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辭
神明其德言卜筮尊敬也精一明也○方
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只說理底意思
多知禮成性橫渠說得別他道是聖人成得箇性衆人
性而未成淵
問闔戶之謂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
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發見而
未成形謂之象成形謂之器聖人脩禮立教謂之法百
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
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
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
陰陽變化以後方有賀孫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滾說易中便攙起說周子言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
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是陰之太極蓋太
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若論其生則俱生太
說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
物而觀之則陰陽亦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學履
問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太
極却是為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

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各畫一奇一耦便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奇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或一耦便是八卦當初朋友說一為僕二為耦三為卦四為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笑談○去偽同

明之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旨易有太極便有箇陰陽出來陰陽便是兩儀僕匹也兩儀生四象便是一箇陰又生出一箇陽二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陰二是一象也一箇陰又生一箇陽二是一象也此謂四象生八卦是這四箇象生出四箇陰時便成坎震坤乞四卦震



每卦變八卦為六十四卦端蒙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摠為六十四自六十四摠為八卦自八卦摠為四象自四象摠為兩儀自兩儀摠為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頂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夫處太極之所以為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為道則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黃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而為枝榦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少歇

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賀孫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人到疑而不能自明處徃徃便放倒不復能向前動有疑阻既有卜筮成之也黃

右第十二章

問畫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繫辭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

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文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一只是一箇陰陽奇耦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閔天地什麼事此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為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而明之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說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學履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

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
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曉不得他那處是偽如下云
中心疑者其辭支誣善之人其辭游也不知如何是支
是游不知那卦上見得沈思久之曰看來情偽只是箇
好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
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學蒙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
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學蒙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
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趨吉避凶趨吉者然有所
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催迫天下之人勉

之為害相似謨
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為
之品節防範以為教於天下鼓之舞之之謂歟曰然
起之使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無所用九
自是聖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但樂占得分
數較多自是樂會如此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巫其
舞之盡神者巫從工二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舞巫者託神
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于神明
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
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
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
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

鼓之舞之以盡神鼓舞有發動之意亦只如成天下之亹亹之義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如此當

乾坤其易之縕向論衣服縕袍縕是綿絮胎今看此縕字正是如此取義易是包着此理乾坤即是易之體骨耳縕如縕袍之縕是裏胎骨耳

問乾坤其易之縕曰縕是袍中之胎骨子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又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為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學蒙

乾坤毀此乾坤只言卦方

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當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學蒙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易行乎其中此固易曉至如易立乎其中豈非乾坤既成列之後道體始有所寓而形見其立也有似如有所立卓爾之立乎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況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只是不可及之意後世之論多是說得太高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這幾箇卦畫懸
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蓍求卦更推不
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善前說較平淵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體也乾坤健順用也○方
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
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淵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
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
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
分別而不相離也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
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
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賀孫
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此如此火是器自有道在裏履
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
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
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
後於己有益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
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
不可不盡也謨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賀孫

問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下者捨舜之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須着如此說

因其自然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箇道理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曰化是漸漸移將去截斷處便是變且如一日是化三十日截斷做一月便是變又曰最是律管長短可見胡泳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一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箇時節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底事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是到那三十上時便立須從十

五忌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夫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思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易神屈伸感相似淵○方子錄云陽化而為陰只是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而為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

變化二者不同化是漸漸消化如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至於無知自今日至來日則謂之變變是頓斷有可見處橫渠說化而裁之一段好

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此意否曰無但尋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為九二見這便是化截斷便是變曰然化是簡漫

地大有漸底意思且如今天氣漸漸地涼將去到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時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幹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又云存乎變是如何曰上文化而裁之便與做變下文是說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日便是變此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舉履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引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 僩

化而裁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

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而推行之即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夬便是九二乾乾不息則是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曾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幹與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學履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是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貧賤行乎貧賤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

右第十二章

語類卷第七十五終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六

周易十二

繫辭下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父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學履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父離震之象未說到重卦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父離震之象否曰是學履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揲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

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者便是動處也 學履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只是其往來者 學履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別他說道貞便能勝得他如此則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陰陽慥地陽勝又說那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尅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略見得這般意思大槩說相勝是說他常底他以本相為常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曰貞是常德地便

是他本相如此（猶言附子若貞熟者也龍腦若貞寒若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陰符云自然之道靜故萬物生天地之道靜故能生動浸是漸漸低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低地示人（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道而變化順矣○學蒙）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漸漸低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低地示人（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道）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觀是示人不窮貞夫一者也天下常只是有一箇道理又曰須是看教字義分明方看得下落說也只說得到偏傍近處貞便是他體處常常如此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礪）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處特然好（文蔚）

問吉凶貞勝一段橫渠說何如曰說貞勝處巧矣却恐不如此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解此字多云正固固乃常也但不曾發出貞勝之理蓋吉凶二義無兩立之理迭相為勝非吉勝凶則凶勝吉矣故吉凶常相勝（人傑錄云理自如此所以訓貞字作常者貞是正固只一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

然後為貞在五常屬智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正是知之固是守之徒知之而不能守之則不知何須是知之又固守之蓋貞屬冬大抵北方必有兩件事皆如此莫非自然言之可笑如朱雀青龍白虎只一物全玄武便龜蛇二物謂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便屬明年夜分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即屬來日耳（僩錄畧）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意然其說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不可廢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此如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於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僩）

問爻者效此者也曰爻是兩箇交又看來只是交變之義卦分明是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曰像此效此此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耦（學蒙）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徵顯（學履）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爻辭相似（學履）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得淵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尚欲捨當此以為當從釋文淵問人君臨天下大小之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學履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略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不是猶所謂正名淵

右第十一章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閎祖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則是陰陽粗說時即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了可以逼拶他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逐至不信他淵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二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為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會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

中間一箇成五良文兩邊各插四良共成八良子八良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良中間五良者五行也兩邊插八良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良者二十四氣也筒子此又却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楊子雲太玄贊龍虎之文蟲魚之象謂二十八宿也○僩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摠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悅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情盡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淳○可學錄云蓋字有義

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二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箇幾卦也自難曉淵

使民不倦須是浮一箇人通其變若聰其自變如何得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其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篤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當見前輩說有兩家

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改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備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粮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備

右第二章

林安卿問易者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象字末句意亦然義剛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說不可求得太深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須將來寄搭在上面說淵

易者象也是總說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卦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

右第二章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淵

右第四章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何用如此憧憧往来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来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来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為醫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

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誤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學蒙

亂亂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來暑往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僩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節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蟄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處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日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入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學蒙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藏身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或問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伊川說是感應如何曰屈一屈便感得那信底信又感得那屈底如呼吸出入往來皆是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己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

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淵
○至錄畧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那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効驗淵

入神是到那微妙之不知得處一事一理上○淵

利用安身冬入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升卿

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柰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面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淵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

化淵

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淵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之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學蒙作挨動不得底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學蒙錄云且以事言有著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自白是如此○學蒙錄詳

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意學蒙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之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亂者是自有其治如有其治之有是以亂曰其亡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之意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令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說此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於和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此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書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性事之方萌而動之微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處此最難見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古下有凶字當有凶字

蓋人之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能

幾皆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不及矣

要就幾微處理會所以聖賢說謹獨便是

幾門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說幾
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
惡君子見幾亦是見得方善惡從善不能無惡又曰漢
書上添字如豈若四件事不如一歸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人
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賀孫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學履

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也
好看来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
知剛言其無所不知所以為萬民之望也學履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殆者
是勇於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為因上文幾字而言
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雖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
嘗復行為雖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誰處今人亦
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
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銖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首是顏子天資好如至
清之水纖芥必見盧卿

天地氤氳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端蒙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縕若
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
言莫不是也僩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
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

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而簡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
三三與上四與五皆兩兩相與自說得好初二陽四五
三與上爻皆兩兩相與學蒙
橫渠云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而得女坤道
之所成所以損有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
右第五章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
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只是一箇陰
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淵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而儀生四
象只管生出那為是取闔闢之義那曰只是取闔闢之
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
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体便見得
只是這兩箇幸蒙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道夫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他做處淵○簡錄云撰具也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
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
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學蒙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啓其賴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
何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淵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
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
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

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
經歷如何說得個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個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
天地陰陽之變增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
皆在這上面是學蒙
微顯闡幽者不可見顯者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
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
學蒙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
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麤底然皆
出於道義之編潛龍勿用顯也陽在下只是就兩頭說微顯所以闡幽聞

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個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
這道理微顯闡幽個

右第六章

因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中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
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
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
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兼退若處患
難而嬗元自高取禍必矣履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
而縮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辯其非
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
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

順他道理方能制事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方能行權便不錯了巽伏也入也學蒙

三陳九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去這裏偶然看見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聖賢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履卦當在第十二上面又自不說乾坤論

鄭仲履問易係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曰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底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既論九卦之後因言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卿

三說九卦是聖人因上面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辨若說蹇也亦可蓋偶然如此說不抵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楊子雲

太玄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髮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以陽居陰或不為吉此卦以陰居陰則凶他卦以陰居陽或不為凶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方子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一不只是到底下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辨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甚酌之度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和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

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而寃怒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稍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稍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者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稍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稍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稍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有能稍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僩

問巽稍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稍字宜音去声為稍物之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入卦事了方可以行權其前時以稍揚為說錯了學蒙

問巽稍而隱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浮潛恭叔書說滕文公問間於齊楚與竭九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效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

義也経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着用經字㑹
問井以辨義曰只是井居其所而遷太小多寡施之當當
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
蓋井有定体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
守不動而應変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那箇不動底地
頭一本云是指那不動之處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
句有截斷衆流句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
以言其近則静而正此函蓋乾坤句也如井以辨義等
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
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截斷衆流句也倜
才卿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
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倜

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
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
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文蔚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孝
順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必巽順如何行得
此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慮之道蓋倜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底做
却不成行權淵

右第七章

問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
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學蒙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這爻了吉凶自定便是有典常

淵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以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淵

問據文勢則內外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下十翼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說不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常猶言常理學彙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淵

右第八章

其物難知至能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遠者也曉不得學蒙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某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体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体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魔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學履

問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免咎也是恁地說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實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貴重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錄

右第九章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恁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為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為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學履

右第十章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

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底道要平聲是言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右第十二章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恁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 僩○學蔑錄云異

問大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至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好底物事自是知險阻險阻處便自不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要跳下來必跌殺良馬他才遇險阻處便恰如良馬他才遇險阻處便自不敢進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道當此憂患之際

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亂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進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起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天地自是無險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又曰順自是畏難宜其不越夫阻知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個乾天下之至健更着思量看來聖人無自說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箇路去如舜之知子不告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說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說剛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云如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李云如人欲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不渡也不妨萬上有碧父之急也只得渡

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在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
聖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裏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去
處他問如此則乾之所見無非險坤之所見無非阻矣
曰不然他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低如人下山放
自上而下但見其險而其行也易坤是至順底物則自
下而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
下一是自下而視上若見此山險便止了不敢去安是
為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恁從上面摇將下此又非所
以為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去固不是坤若不
顧萬仞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為坤（所說險阻與本義異）○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
簡處上故知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

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
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
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淵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
且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徼倖之人雖知
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
阻○僩
問乾常易以知險坤常簡以知阻曰乾健則看什麼物都
（音棟）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是順如上
壁相似上不得自是住了（後復云前說差了乾雖至健
順知得阻了更不下去坤雖至
做甚收殺或錄云乾到險處便止不行所以為常易
學蒙

又說知險知阻曰舊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見為險自下而上則所向為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自下而上健則遇險亦易順則遇阻亦簡然易則可以濟險而簡亦有可涉阻之理

因登山而得乾坤險阻之說尋常將險阻作一箇意思其實自高而下愈覺其險乾以險言者如此自下而升自是阻礙在前坤以阻言者如此

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乾而言敬仲

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樣事夫乾一良也似上面知大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豐豐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豐豐是做將去淵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豐豐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豐豐所以為坤大抵言語而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謨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豐

豐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便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判斷得這事成天下之豐豐是做得這事業學蒙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偏地說學履

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左有箇祥這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禎祥見蓍龜之類吉事有祥凶事亦有祥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

百姓與能與字去聲他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蒙

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最雜不知如何學蒙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二段切疑自書所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吝者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為害自家若與之為隣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為火珠林課底若是而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曰恐是這樣意思學履

中心疑者其辭枝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而岐去德輔云思曰舊學而不思則罔蓋亦虛思而已矣豈有不可思惟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惟則聖人著書立言於後世何用德輔

右第二十一章

周易十三

說卦

贊於神明猶言洛於人相似謂為人所洛也贊於神明聖人用於字恁地用不然只當說幽贊神明淵此却是說見動於神明這只說道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那贊命於神明這般物事來與人做卦淵他為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教人做卦淵生蓍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卦用到那三天兩地方是取數處看得來陰陽剛柔四字陰陽指二老剛柔指二少淵

問參天兩地謂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

何曰如此只是三天兩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而三之兩地者兩之以三也以方負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自負而言參兩如天之負徑一則以圓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圓四而兩之否曰然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參之則為九天之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為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為六故六為坤偶

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為三一箇地兩之為二一三為九一三為六兩其二為八兩其二為七二老為陰陽二少為柔剛是佳參時之之數參兼三

未而兩之初剛而二柔按下文二一極為地於三一極為人五陽而上陰按上文二一極為天於陽化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為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必於陽乘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至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底物事自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兩之雖然却只是說得箇三在未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以把幾件物事揲放這裏如已有三數更把箇三數倚在這裏成六又把箇三數物事倚在此成九兩亦如之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此與大

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也
合得一一箇三一箇二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 淵
天下之數都只始於三十二謂始陽數九只是三十二而九之
陰數六只是三十二而六之故孔子云三天兩地而倚數
此數之本也康節却云非天地之正數是他見得不盡
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更
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固是天數二
入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 淵
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 淵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
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
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
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
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
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
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 賜
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自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

觀爻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箇甚卦發揮
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未曉得是
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那
是老陽少陽 淵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
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
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
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
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
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
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 賜
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自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

因字之義如何曰卦爻因儀象而生立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餅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去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學蔀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他設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下這般字改後不得不似今時抹了却添幾字都不妨淵

聖人作易時其中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則便似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意思皆是自淺至深淵

道理須是與自家心相契方是得他所以要窮理悉信進德之類皆窮理之事易中自具得許多道理便是教人窮理循理淵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不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閎祖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之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淵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物事要整不亂其所從來一也人傑

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能窮理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耕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子之說如何曰理性命只是一物故知則皆知盡則皆盡不可以次序言但知與盡

却有次第耳

伯豐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是行覺得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為子知所以孝為臣知所以忠此窮理也為子能孝為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此理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推那却說得於天者盡性是我之所至也至命是說天之所以予我者耳昔嘗與人論舜事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父子者定知此者盡性者也 僩

昔者聖人之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

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順性命之理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潘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
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
陽剛柔仁義故爲兩儀四象八卦也只是這道理六畫
而成卦也只是這道理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
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
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
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
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
天五與二爲人四與初爲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二者
天之陽六二者人之陰九三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
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
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
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賀
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爲道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爲須着
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亦只是
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以坐便是交椅之理人有是器
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
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何謂一曰一闔一闢謂
之變只是一陰了又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
寒這道理只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
此淳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之言端蒙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以氣言淵

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淵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乎剛義是剛如何却屬乎柔曰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便自恁地舒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却有懶怠處秋冬間陰勝却有律實處又問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銖

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淵

曼問如何以仁比剛曰人施恩惠時心自是直無疑憚心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萬有一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則氣收而漸衰自是柔學蒙

兼三才而兩之兼貫通也通貫是理本如此兩之者陰陽剛柔仁義也方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六陰兩

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又各加一箇爲兩子
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剛柔只是一理兼而舉之否
曰然蓍
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爲
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爲泉爲水是
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蒙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脉相爲灌輸
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亦與數同
言相爲用而不相厭也僩
射猶犯也傑
射一音亦是不相厭之義一音食是不相害水火本相殺
威用一物隔着却相爲用此二義皆通蒙

問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石水火與風雷山澤不相
類本是相剋底物事今却相憩而不相害問若以不相
厭射而言則與上文通氣相薄之文相類不知如何曰
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
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若
無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害而明其相憩也蓽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
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淵
秀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
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蒙
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
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喚山以止之又不得只

得云艮以止之（學蒙）

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却恁地說得不好（淵）

帝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淵）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來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無地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裏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于此去安存慰勞他（學蒙）

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抵難曉恐是簡肅殺收成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幹

問勞乎坎曰恐是萬物有所歸有箇勞徠安定他之意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淵）

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猶春冬之交故其位在東北（方子）

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康節之說如此（閒仔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兩段說伏羲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未干文王卦位後段乃文王卦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窮恐文義如此說較

分明曰如是則其歸郝主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但後
兩段郝除了乾坤何也曰竊恐看一句神者妙萬物而
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
水火山澤自不可曉做神自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
者是也 榦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陽方
方 淵

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却不應在南北
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慣了
一似合當恁地相似 淵

文王八卦有此一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卦
氣以復中孚為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內而
未發也此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
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方子
水火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文自是伏羲
卦 淵

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
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箇道理 淵

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撰著撰著有不依
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
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淵

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震一索而得
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又曰一說是就變体上
說謂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撰著求

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 學蒙

乾坤三索則七八固有次第子之象然不可謂之六子之策若謂少陰陽爲六子之策則乾坤爲無少陰陽乎 淵

卦象揩文王卦言所以乾爲寒爲氷 淵

爲此卦其究爲震震爲決躁故爲躁卦此亦陽而躁動此蓋言巽反爲震震爲決躁故爲躁卦此亦不緊大綱領處無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段理會得來也無意思 淵

至之問良何以爲手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良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槩略恁地安卿說麻衣以良爲鼻曰鼻者面之山脊輅已如此說亦各有取象又問麻衣以巽爲手取義於風之舞非是爲服先生璧胥曰亂道如此之甚義 淵

序卦

問序卦或以爲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曰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榦

序卦自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爲夫婦之道說

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爲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爲始終滿

問序卦中有一上一處不可曉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錄

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施設耳 僩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類曰然 錄

雜卦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淵

雜卦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了過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也曉不得又與無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文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觀上則爲觀是平聲自卫而爲物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賁無色也義雖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以自尊重而卑以自牧待男而行所以爲漸

謙輕而豫怠輕是卑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去偽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爲三陽失位以爲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箴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此說動了

語類卷第七十七終